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銅楮之幣下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秋倣漢文不禁私鑄勑百僚詳議可否録事參軍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下幣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内富庶唐髙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已則下流於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

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羸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惠鰥寡使天下之人養生喪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

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覩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是也

憲宗元和中勑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

立畜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毁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按世宗毁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鎔液耗損造作違式輂運

致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財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

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永為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

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雖頻而民不致於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以上言錢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八成中此其四也

臣按傅別謂券書也稱謂代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

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劵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于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臣按後世楮幣肇端於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以

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權輿于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劵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錢而合劵以取而錢與劵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繇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制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换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

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人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祖謙曰益州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

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臣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為幣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璵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寇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

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
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噫可歎也哉

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
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
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
謂便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

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為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兑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劵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

執劵以取錢而非以劵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獘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獘矣

戴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

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兑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

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

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

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遇有不行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内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戸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葢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今中鹽猶有倉鈔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于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

疑惑哉

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博真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況又拘其地以限之惟欲足吾用不復顧義之可否與民之有無三代以前無此事也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

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宇有昏者方換之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曰偽造者斬告捕者賞衡闌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為飾

臣按楮幣在唐謂之劵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茲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别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一兩直鈔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銀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

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一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既而海内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于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為一人之私奉也人

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況設為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為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

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為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

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黄金布帛二者爲言雖以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爲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皆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也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

於多革偽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寳鈔屬鏹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世所宜有

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義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諭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

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岀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為準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

而取裁於上非敢自以為是而輒變成法也可行

與否請詢之衆論而斷以聖心

以上銅楮之幣下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上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臣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

食用而已未以為利也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此鹽之根源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木石者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也

臣按鹽之在天地間無處無有故生民之食用亦無日可無也惟其無處無有故其為利也博惟其無日可無故其為用也廣利博而用廣故有國者於常賦之外首以此為富國之術焉

周禮鹽人主共鹽者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謂不湅治者散鹽煑水為鹽之者賓客共其形鹽形象如虎者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鹽之飴者今戎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産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

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賔客共形鹽鹽為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懐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産於土中其味甘焉

臣按周時設官以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賔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産民之

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歛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音征鹽筴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為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自此後

鹽禁始開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巧為

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臣按此萬世禁鹽利國之始嗚呼天生物以養人人君為之厲禁使彼此適均而無欺陵攘奪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貧不奪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為法乃欲塞人之利而盬其所繇之途其實奪之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陰為奪之之計是乃伯者功利之習見利而不見義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為之法皆歸之先

王而曰先王知其然豈非厚誣也哉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以聚斂遂貽千萬世生靈無窮之禍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榷也

臣按三代之取民者貢賦而已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時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過一二而

已秦人乃至二十倍於古嗚呼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奪之以為已利加一二且不可況二十倍之乎漢人雖不用此以為經費然縱諸侯王國取之而不禁制其與已之自取無以異也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牢[廩食也]盆[煮鹽之器]敢私鬻鹽者釱[足鉗也]左趾

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詰也]以為此國

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寛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

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於管仲計近功淺效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榷矣

臣按鹽筴雖始於齊然未設官也置鹽官始於此嗚呼天地生物以養人君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專之嚴法以禁之盡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齊之為國壤地狹而用度廣因其地負山海

而稅其近利昔人固已議其巧為之法隂奪民利況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遍天下其所以資國用者利亦多端豈顓顓在於一鹽哉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謂文帝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見國之富貧在乎上之奢儉而不繫於鹽之有無也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

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令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臣按官不可與民為市非但賣鹽一事也大抵立

法以便民為本茍民自便何必官為韓愈所謂求利未得斂怨已多主國計者宜以斯言為戒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葢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立官

郭護鹽池而取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

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緦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則政平而害息矣繇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於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税之則國用足

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漢以大司農掌天下之錢穀以給百官禄俸軍國饋餉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復税賦不足凡天下所謂軍饟

祿俸皆仰給於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嗚呼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竈戸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於民税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於一鹽如此若以為兵起民貧然農民皆貧而竈戸獨富乎劉晏雖曰善於理財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於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於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臣按此後世名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我朝於天下産鹽

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越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壅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

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
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
有警未必全得其濟臣請於將弊之際未事之先
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臣惟今日之鹽最
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
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
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
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利

在於承平之時而害生於中微之後以前日之利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於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兼水陸以為富陸地所生之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生者米穀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歷代以來咸仰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闕焉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則彼無寸尺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

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趨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為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黄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竊惟名商中鹽之法惟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蓋其地素無儲蓄而所産之穀粟不多不能不資他方輸運以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於他方者官府

可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糴之策見市糴之令修蓋容商以數斗之穀而易吾一引之鹽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於未用之先自行市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雖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煑而不征其入豫令竈戸將欲煎湅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劵然後舉火其所煑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煑鹽以一引為則或以二引三引皆為一定之數不許

多寡其盆皆官為之鑄欵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者不許用也給劵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量天時之晴潦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煑自賣煑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商賈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五十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

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竈戶也不必中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煑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銷他日未然之害矣儻以臣言為可采乞先行於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於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𪉮鹽或仍其舊或别為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或曰此法果行則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

商鳬得鹽而給之臣請借運糧回船轉般滄鹽至揚州償之既足之後然後行臣此法無不可者滄淮轉般通融之法臣別具其策於後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林駉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

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

臣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於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

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給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煑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皆

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於内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筭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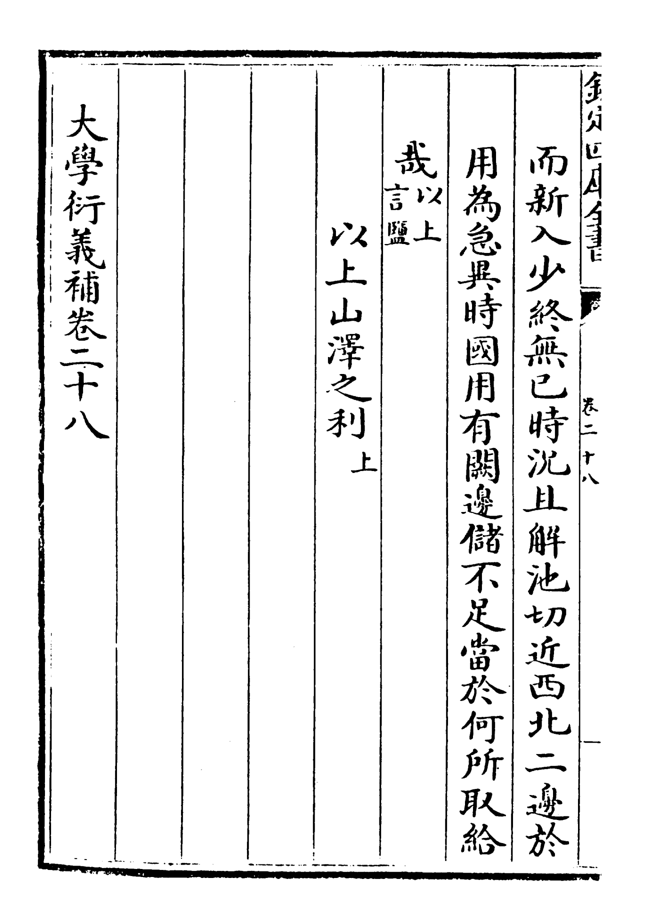
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陜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臣按鹽鈔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於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於海海非一處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於人必煎熬烹湅而後成解鹽

出於天畦壠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於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補出於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是以開中解鹽與海鹽與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輳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顆不及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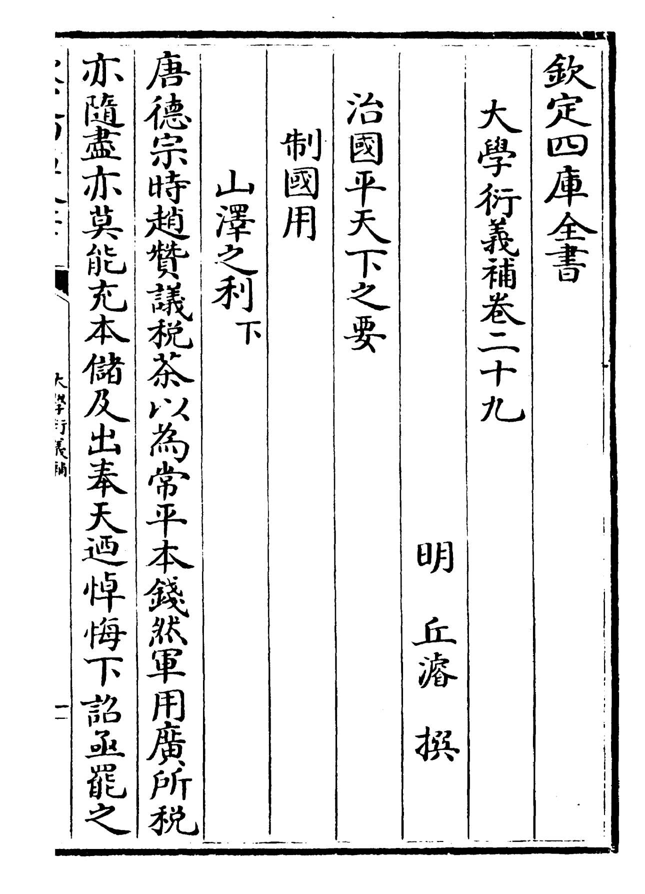
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筭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内於海鹽_{井鹽}（戎鹽）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



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觧池切近西北二邊於用為急異時國用有闗邊儲不足當於何所取給哉以上言鹽

以上山澤之利上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山澤之利下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奔天逥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税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税一以所得税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税然税無虚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税茶錢拯贍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鉷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夫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税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税茶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

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臣按茶之有稅始此昔者三代盛時山澤之利皆以予民秦漢以來始奪民之利而有鹽鐵之賦葢其初意恐豪强之專其利或藉此以叛亂非專以利國也其後則以利國矣然鹽鐵之為用民食淡則不能下咽民徒手則不能斷物以成器是不可一日闕焉者也於是而榷之已非王政矧茶之為物民之日用不可無非可以他物代之胡亦榷以

為利焉嗚呼民資五穀以為食所以下食者鹽而消其食者茶也既以稅其食而又稅其所下食之具及其所消食者亦稅之民亦不幸而生於唐宋之世哉

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

李珏曰榷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

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貲論稅以售多為利價

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臣按茶有稅始於趙贊然尋即亟罷張滂所得其

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遂為天下

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蘄口各置榷貨務

五年始禁私賣

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鬻

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迺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直

臣按宋太祖此言藹然仁民愛物之心溢於言外可以為萬世帝王法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

民富實

臣按宋太初此言可以為人臣司國計者之法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此一言非但為茶法也繇是推之則漢人之平準宋人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蔡襄字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宋人造作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以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龍團之造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謂小人不足道也襄士人而亦為此歐陽脩所以為之歎邪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鬬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讀之令人深省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

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

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臣按後世以茶易馬事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人嗜茶有自來矣蓋西北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也是則茶之為物雖不用於三代而用於唐然

非獨中國用之而外夷亦莫不用焉宋人始置茶馬司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入凡前代所謂榷務貼射交引茶繇諸種名色今皆無之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陜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齎榜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其視前代奪民生

日用之資以為國家經費之用豈不天淵哉聖世

仁民之澤大矣生斯世而為斯民者烏可不知所

自

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

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

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十

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且如解州有鹽

池民間煎者迺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迺是私礬今蜀州茶園迺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

臣按産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無榷法獨於川陝禁法頗嚴蓋為市馬故也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外國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為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恩澤既厚怨讟易生天下皆無而已獨有之民愚不能反已況其地素貧而易變伏惟當世司國

計者宜有以調停而優待之俾兩得其便一方之
人不勝幸甚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
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有末茶有葉茶
臣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於陸羽茶
經唐宋以來遂為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然
唐宋用茶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用而輾之唐盧
仝詩所謂首閲月團宋范仲淹詩所謂輾畔塵飛

者是也元志猶有末茶之說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於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已上言茶）

周禮丱（故猛反）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臣按丱之言礦也金錫未成器曰礦物其地視其土色以别其所產也圖而授之使取礦者知所得也巡其禁令防人之竊取也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若猶然後）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太鋤也）若其事立行服連（連輦也人所挽者）軺（居玉反大車駕馬者）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臣按自古商利者言鹽必與鐵俱葢以鹽者民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闕計口食鹽則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夫鐵之為用則成一器之用或以終身不然亦或致歲月之久非鹽之

可比也言利之徒乃以鐵並鹽而言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為名其輕重不倫矣嗚呼米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鍼耒耜之類民所用以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民之法豈有是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釱右趾沒入其器物

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

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歸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桑孔之法異矣

臣按漢置鐵官四十郡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則是鼓鑄之官幾遍天下而民間之一刀一鉞一斤一鋸皆有稅焉嗚呼天子富有萬方賦稅貢獻之入奚翅億兆而取之民也瑣屑如是哉我朝惟於

出鐵之處謫徒治治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鐵

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褭蹄

蘇軾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葉夢得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

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故米賤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徧於天下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嗚呼金之為

物可以從革以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漢武帝者猶不之好則夫金元以來所謂寶石者何足尚哉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臣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廼黜萬紀

臣按太宗不納權萬紀采銀之說而黜之且曰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而謂其以桓靈相待可以為百世帝王之師矣後世人主以言利賞其臣謂其能益國家豈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内出銅丱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謂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

能捐金於山豈恐奪人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後世人主於其臣下有以興利為言者宜舉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廼詔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

亦不須用

富弼曰國之去奢自上者始則天下無不從化况法禁嚴明真宗朝禁銷金服甚謹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絶故内詔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憲布于天下自此更無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為貴重之物地之所産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價最貴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

飾廼至鎔而銷之或以縷而為服或以嵌而為器上而冠幘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無不用焉其尤費之多者宫室之飾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興一神像之設靡費廼至千百兩焉杜鎬答太宗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誠非虚語也真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所謂立法自上始者歟宜乎當時禁之更無犯者也不然上為之而禁下欲其不為豈所謂以身教哉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為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

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穽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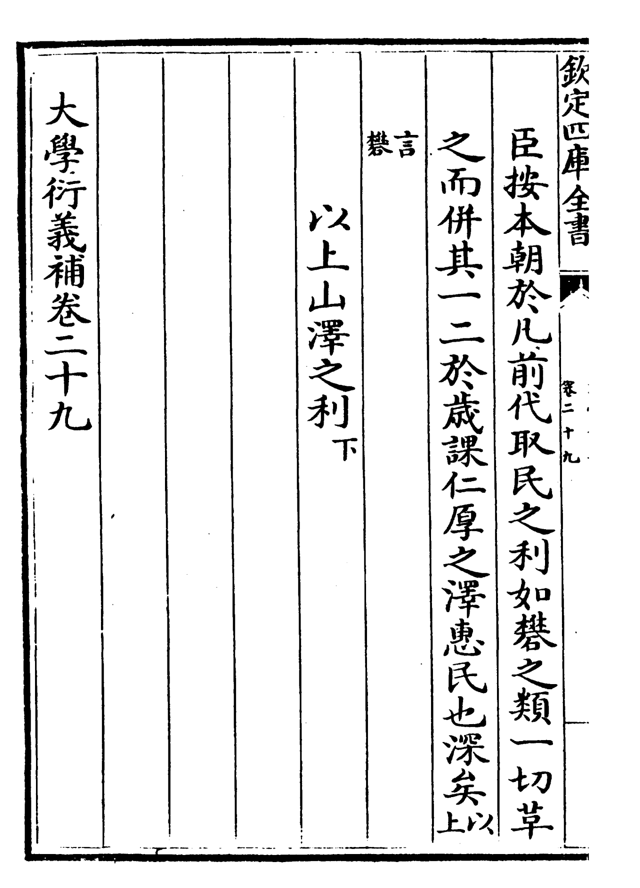
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猶覬覦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為今之計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

築塞者築塞之可栅塹者栅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天下生靈之害可也以上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

陳傅良曰宋太祖礬禁為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幷鹽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於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礬之類一切革之而併其一二於歲課仁厚之澤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礬

以上山澤之利下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征榷之課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

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

之膳服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王安石曰關市商旅所會共王膳服者百物珍異於此乎在故也夫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

陳傅良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稅入視他至薄也不常獲也以富有

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溥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嚴為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之法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時關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後世以之供凡國用也王之膳服關市之所有王則用焉不出關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當時

之君所以為衣食者皆與民同非若後世巧為製造一服之費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費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關關謂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内出者通之門與之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征謂稅而舍而正之廛謂禁之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設入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荒札疾疫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年死亾

也察

臣按關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課司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税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即周禮節傳之遺制也葢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關譏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如今質債鋪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貨之物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税也關市之

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路矣

張載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葢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於衆逺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其出入

於廛民所聚之地則立市以通其有無所以兼濟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無非以利民而已後世則專用之以利國非古人意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朱熹曰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見古人立為關市之本意其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龍斷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為士人之所賤彼讀聖賢書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為賤丈夫之所為其貽譏於天下後世而為人之賤也宜矣後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鑒

諸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葉夢得曰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綺紵罽毛布

操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為吏與名田凡民一也

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漢初去古未逺其行抑商之政猶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為經費商賈之服用不許其過侈可也然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致困辱則過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

馬廷鸞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紀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

臣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税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及創收

陳傅良曰太祖開基之歳首定商税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凡州縣不敢專擅創取動輙奏禀取旨行下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筭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罷之

蘇軾曰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貴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竊為聖世病之

臣按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賦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貿

責於關市也官可稅之今民既納租于官倉矣而

關市又征其稅豈非重哉此不獨非王政亦非天

理也我朝制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札

其事雖微其所關繫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

以上征商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

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戒謹）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

文王誥教小子（少子之稱）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蔡沈曰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

之無至於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於冠昏賔客然曰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之太甚已而亾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

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噫茲言也凡酒之為酒所以為用及其所以為害皆具于此矣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刕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辭未定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刕汝剛制于酒剛果用力以制之也羣飲者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

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蘇軾有言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嚴刑重賞而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聓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聓其子而責之學乙聓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蘇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國家有所興事造役莫不皆然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謂材食麴糵之類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臣按周人設官以掌酒凡以為祭祀養老奉賓而已非以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為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

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廟社稷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萍氏以其浮於水上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使民節用酒

臣按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即酒誥所謂德

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即酒誥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嗚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為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於水焉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乎酒又作誥以示戒乎人其後子孫乃至於沈酒淫

泆而天下化之以底於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臣按司虣市官之屬萍氏刑官之屬成周既設刑官以幾察其飲酒之人然其所飲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嚴乃至於搏而戮之嗚呼古之聖王豈欲以是而禁絶人之飲

食哉葢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為酒無之不至傷生有之或至於致疾而亂性禁之誠是也後世不徒不禁釀而又設為樓館於市肆中以誘致其飲以罔利此豈聖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則酒乃亡國之物而漢武帝顧用之以為興國之利噫此聖狂之所以分歟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

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靡穀

臣按酺之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為酺自古以來皆有酒禁而漢法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而又屢詔戒為酒醪以靡穀民之得

飲也葢鮮矣故於時和歲豐或賜酺焉夫禁其釀所以為義賜之酺所以為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漢時去古未遠猶有古意存焉後世縱民之飲非仁也因而取利非義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雖不能行於平世若遇凶荒米穀不繼而一舉行釀酒造麴之禁是亦賑荒之一策也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呂祖謙曰周公作酒誥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爲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爲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

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穀為之縣官既已取穀以為租稅矣及其造穀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漢武帝始為榷酤之法謂之榷者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

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嗚呼武帝其作俑者歟

昭帝元始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謂隱度其實）租賣酒升四錢

劉攽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

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榷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我朝於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即報官納課罷肆即已姑為之禁而已未嘗藉此以為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德宗盡罷酒稅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臣按酒之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養老宴賓亦如籩豆之實然非民生日用不可無之物也儀狄始造酒大禹飲之豫知後世必有因之以亾其國者武王作誥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殺之之刑古之聖

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猶然者法不嚴則禁不絶故也自桑弘羊為榷酒取利之法縱民自造而自飲嗚呼所得幾何乃使天下國家受無窮之禍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亂德以之敗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愛夫婦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結怨甚至家以之破國以之亾國家有所興作率因是以僨敗者不可勝數明君賢相何苦

而不為之禁絶哉且前代頼之以濟國用不禁尚
有可諉者況祖宗以仁義立國不忍計民口食以
為國用如存其名實無其利臣愚以為今日化民
厚俗之急務莫先於復三代聖王禁酤之良法然
法太嚴則不可行法太寛則不能禁況民以飲與
食並嗜習已成性甚乃有廢食而專飲者性嗜已
久一旦革之良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
額課今後官吏軍民之家並許私釀然所醞釀者

不許過五斗相饋送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嗜不許至甚醉開店以賣者有重刑載酒以出者有嚴禁凡民家所有甑醡之類盡行送官毀壞不送者有罰而又禁草造醡之木工燒甑之窯戸定為限制違者治罪如此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無從以得酒不畏法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所據依以節制之矣若此者雖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時制宜足民化

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

聖君賢輔相與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益有陰

受其賜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

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東京酒務三十五元於大都總置提舉

司一設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

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二千五

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今日京師一歲所費恐不止此且釀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載車輦歷數千萬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猶恐其縱乃設樓店以名致之使縱其慾可乎倫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廢詞訟姦盜以之而興是乃一不仁不義之舉興禍起亂之端伏願聖明天子奮發剛斷毅然禁之以革自漢以來千載深痼之弊使萬世以下良史書之以為善政豈不韙歟雖然千年之事

萬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頓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請亦如元人置司開槽京師五城每城各為五槽每槽日醖不許過十石官吏軍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禮會許其先期具辭告官酤買官為之劵劵用花欄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禮會臨時填註仍批其劵曰出本日不用每劵不過一斗以下價直必倍其本價貴則酤者少矣酤酒者執劵為照無劵及多買多賣者各治

以罪以上榷酤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

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麴務至道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税用穀以為酒又税之造麥為

麴以醞酒又稅之用米與醋以為醋又稅之是則
穀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取之商糴於農以為
酒為麴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出稅也嗚
呼此皆末世之事隆盛之時所無有也是豈上天
生物養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我朝不立酒麴
務而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凡
唐宋以來苛征酷斂一切草之具取於民也可謂
寬矣夫天生五穀以為民食民無食則死少食則

不飽民不可以一日而不飽而可以終身而不醉上之人何苦而必欲民之醉哉乃至設務置官以司酒至于所用為酒之麴亦司之焉殊不思所以為醉之具即所以為飽之物也去此以為彼彼多則此少必然之理也太平無事之時恐其敗民之德尚不可以不禁兵荒凶札之歲必至損民之食烏可不嚴為之禁哉禁酒之策臣已具于前矣若夫麴蘖之禁民家自造不過斗者請聽民自為之

但不許其以交易貨買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為多計其一年以石計者毋慮百萬且此府居兩京之間當南北之衝綱運之上下必經於此商賈之往來必由於此一年之間般運於四方者不可勝計嗚呼費民生日用之資以為釀酤荒亾之具前代以國計故不得已而取其利縱之可矣而今日無所利之而亦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臣請敕所司嚴加禁約於凡民間造麴器具

悉令拆毁與凡為之傭作者一切勒以歸農有犯以與私鹽偽錢同科如此則一年之間亦可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民之所有即國之所有是即古者所謂藏富于民者也以上麴醋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以烹芻者草凡疏材菜蔬之類木材可為宮室者凡畜聚之物

臣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為宮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飪芻以飼畜類四者皆出於

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時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盖出于此

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賛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所稅者取其利以為常平本今世則用之以為宫宇什器耳我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

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用竹木等物堆垛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於太平之蕪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為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儌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商

買折閱興販者不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乞量為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為優不及數者不以為劣庶幾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

臣按後世魚課其原出於此我朝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歲有定額河泊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廣最多一藩十二所四州共百四十餘處而

沔陽一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使鈔法果行所得亦不貲矣今日非但魚課凡征商等課皆然苟鈔法通行則諸課皆得以資國之用不然則是虛費官吏之俸徒為下人之擾而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也此言魚課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歷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

十三曰㨷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麴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

臣按元史食貨志有所謂歲課山林川澤之産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礬鹻竹木之類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外此

又有所謂額外課凡三十二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嗚呼元有天下其取之民課額之名目乃至如此之多當時之民其苦可知也我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一二亦不閒國用之不足臣意當時亦徒有此名目以為姦人之資而已國家未必賴其用也史書之以垂戒後世以見其國脈之所以促有其因耳嗚呼其尚永鑒之哉

以上論征榷之課

大學衍義補卷三十